

漢奸汪精衛 第五輯

目錄

特載

蔣委員長重要談話

- 一、估計汪逆精衛.....大公報
- 二、嗚呼汪逆.....掃蕩報
- 三、汪逆趕快自殺吧.....時事新報
- 四、警告汪逆精衛.....中山日報
- 五、對於汪逆降敵賣國僑胞應有的認識和努力.....僑務委員會
- 六、將被「國法」官判「死刑」者之自供.....朱涅公遺著
- 七、袁四賣與汪四變.....段麟郊
- 八、汪逆精衛在滬破壞教育與引惑青年之陰謀與手段.....孟長冰譯
- 九、暴日與中國革命.....周曙山

國
人
七
日



蔣委員長重要談話

對汪逆召開偽代表大會及企圖成立偽中央政權問題

蔣委員長，於十月一日接見在滬中外新聞記者多人，各記者對漢奸汪兆銘召開偽代表大會及企圖成立偽中央政權問題，提出詢問，委員長逐一答復如下：

一、問 汪兆銘上月在滬召開所謂「第六次代表大會」，何以中央黨部對此未有若何之表示？

答 此理顯而易見，汪逆賣身降敵，罪惡昭著，根本上已自絕於中華民國，全國國民，對此漢奸罪犯，人人得起而誅之，汪逆所召集之會議，國民皆知為漢奸賣國之會議，其參加之每一份子，國人盡知為賣國之漢奸，問題已遠超越於黨內紀律規章之外，故中國國民黨不必再有如何聲明，而舉國自無一人不知邪正黑白之所在。

二、問 汪兆銘方面發表之文電，仍稱國民黨員為同志，是否尚有悔禍之心，希望將來可以寬恕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與淪歸之餘地，委員長之意如何？

汪逆民族公仇——唯有自殺以謝國人

答 余意汪逆未必敢存此妄念，其尚冀本黨黨員爲同志者，乃欲使黑白混淆，有意污蔑本黨而已，唯其主敵寇；在其幕後，播弄指使，只求消滅我民族，則可無所不爲，或有此匪夷所思之夢想，此種夢想，實與其夫多唱東亞新秩序之夢想初無二致，君等須知，吾人對汪決非私人好惡恩仇之問題，蓋汪逆今日爲任何中國國民，已立於不共戴天之地位，非任何人所得而寬恕，余受國民付託，職在捍衛我國家，汪受敵人培養，故其賣國賊之地位，不僅應爲本黨誅此輩類，更應爲國家除此元惡，汪逆態度如何，自其通敵以後，早已不值注意，其在民國十五年前後，汪如何對余，汪自知之，余爲國家關係，始終不忍輕言，數年來，對之如何，直至其墮入中央爲止，今彼甘心作賊，出賣國家，此爲民族公仇，凡有人心，必與之誓不兩立，故余決不能想汪逆尚有悔禍之可能，而爲我民族人格與國家榮譽計，亦絕無赦免之餘地，如其果有天良發現之一天，猛省罪惡，不欲玷污其祖宗與子孫，亦唯有自殺以謝國人耳，中國抗戰二年以來，一般軍民皆能爲國家效忠，無媿其職責，卽卑賤如盜匪娼妓，以至於獄中之囚犯等，亦皆能激發愛國良知，盡其國民一份子抗戰之天職，其中可歌可泣之事，不勝枚舉，故

吾敢請黃黃諸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無一而不認爲愛國與救國事業者。更無一人忍心害理，倒行逆施，至於如汪逆斯爲之極。汪逆投降敵軍，破壞抗戰，是其罪惡。數百死不足爲其辜，余對人向守絕交不出惡言之旨，其間或有意諷諭逆者，但除私函肅戒之外，從不公開斥辱何人，而獨對於今日之漢奸汪兆銘，在此絕望之餘，則不能不聲討其罪，中外人士咸知此意，固可知余對汪逆之深惡痛絕爲如何矣。

汪逆罪惡昭著——海枯石爛永無寬赦

三、問 國民黨向主寬人，從國民黨政府亦曾有因而從合之事例，何以此次決絕至此？

答 君所言者，當係指民國十六年武漢另立中央，自稱政府，及民國二十年廣東開代表大會等事例而言，但此等現在情形絕不相同，當時僅爲國內內之紛爭，故爲護國利益起見，一經彼此覺悟，即可提攜從合，即如總理生前陳炯明率部謀叛，甚至飽轟總統府，總理寬大爲懷，猶可以宥之，余以西安事變之負責者，亦請國府予以特赦，蓋因事過即赦，誠極重大，然則非外起罪之罪犯，非如汪逆投身敵人卵翼之下，以敵軍爲背景而進行其賣國之行爲也。君等試思三敵環逼境戰事劇烈時，公然嚮應敵人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意圖吞併中國之聲明，此爲何種之行爲，奔走敵京，勾結敵軍，唆使敵人加緊侵略屠殺同胞，此爲何種之行爲，在敵軍司令部高內廣播演講，污辱我國軍，詆譭我同胞，對於我正烈職

門之將士，勸誘其局部停戰，此又爲何種之行爲，君等試思，任何國家政府，對此等奸逆，應作如何處置，中國國民黨員有革命救國之責任，對於如此罪惡昭著之漢奸國賊，如予以寬縱，則將何以對總理，何以對先烈，何以對主義，何以對國民，更何以盡吾革命之天職，如此在本黨豈不蒙黨籍同器之譏，而綱紀蕩然，廉恥道喪，又將何以立國乎？一言蔽之，海可枯，石可爛，而對於其狼入室爲虎作倂之漢奸汪逆，則永無寬恕赦免之理。

汪逆投降運動——世界各國莫不鄙棄

四、問 國民黨之意見既承詳示矣，但汪兆銘等正在進行其和平運動，彼等曲解主義，聳惑聽聞，是否國民將爲其所欺瞞，以遂其賣國降敵之所欲？

答 今日全國國民，不分黨內黨外，只有一個意思，即堅決抗戰，反對投降，以保持國家之獨立生存，國民參政會之討汪通電，言之甚爲透澈，汪之所爲，其爲投降敵人，斷送祖國，無論如何巧辯，亦不能自飾其奸，余敢斷言，稍有國家觀念與認識三民主義，明瞭民族大義者，斷無一人爲其所惑，除非喪失人性毫無理智之漢奸敗類，乃始物以類聚耳，須知敵人今日所唯一畏懼者，即爲我民族正氣與全國國民持正不撓之精神，今汪逆在上海敵軍卵翼下對我同胞威脅利誘之所爲，及種種卑劣無恥之伎倆，無

非欲將我全國民衆與本黨黨員一併打盡迫令與之同流合污，而後中國遂獲奸黨支配，華胄盡爲倭寇之奴隸，此其輩後牽線。一望而知爲奸黨所主使，敵人此種污辱我民族之毒計深心，較之軍事侵略，尤堪痛恨，蓋由此更可證明敵人之處心積慮，不僅欲滅亡我國家，嘗欲消滅我種族，必先使我民族之正氣沉淪，而後五千年歷史之偉大民族，乃可漸滅以盡，用心之毒，無可比倫，然吾國民於此必更能認識敵人漢奸之陰毒險狠，必更切切痛恨與之締結成子子孫孫百世莫解之深仇，因此吾敢斷言，汪逆在敵人指使下之毒謀愈張，而本黨與我國民誓死衛國，奮勇殺敵之決心，亦必愈堅強愈普遍，余敢言敵寇漢奸此種心勞日拙所爲，只自暴露其日暮途窮，決不能得到絲毫之結果耳。

汪逆無恥陰謀——全國國民切勿齒痛恨

五、問 現在歐戰發生，各國對中日戰事，未始無希望早日結束者，汪之運動，正在此時急進，國際方面，是否將有若干影響？

答 任何友邦，決不能忽視中國人民真正之感情與意志，國民政府之抗戰，乃執行中國國民真正之公意，吾人抗戰進到今日之日，雖是戰爭結束，和平實現之日，余信世界各國，對汪逆之投誠運動，祇有鄙棄，決無重視之者。中國只有國民政府統治大權，只有全國人民賦予職權之國民政府，方有決定對

外作聯媾和與訂約之權，否則無論其假借任何名義，皆為降敵賣國之漢奸行爲，故無論汪逆將來僭竊何種政府名號，或如何假借本黨名義，乃偽造任何民意，對內對外決不能發生任何效用。

汪逆傀儡機關——凡我友邦決不承認

六、問 如果汪兆銘之偽中央政治委員會產生，其偽中央政府，究竟獲得若干國家之承認，委員長以爲中國將作如何處置？

答 汪逆之所謂「中央政治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偽組織，誰亦明知其皆爲日本所製造之傀儡機關，余不信除日本以外，更有任何國家，承認汪逆之漢奸政權，蓋余信世上決無一個國家願與我四萬萬五千萬之全體中國民衆爲敵也，以偽滿爲例，德意承認偽滿已將兩年，試問有何效果。豈僅滿問題果因德義承認而能解決乎，反之，在日本方面，始則製造傀儡，繼乃加以承認，亦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然結果徒使其國內二二六事件等之劇變，層出不窮，日本承認偽滿之結果，其影響於我國與日本最後之得失與利害，究爲如何，中國全體民衆既已一致覺醒，抗戰建國，不達目的，決不中止，無論國際環境，如何險惡與艱危，決不能障礙我抗戰國策於萬一，試觀蘇俄革命時代，其國內反革命之偽組織與偽中央政權，爲世界各大國所承認者，何止一四，如遠東共和國，卽爲日本之傀儡，而今皆安在哉。况世界守信

仗義之各友邦，尤其與遠東有密切關係之各大國，決不能附和日本之侵略行爲，明知此等傀儡組織爲日本之軍事機關，自決無承認之理。吾故曰無論敵、我、友、僑、組織，無論其僑組織，假借任何名義，吾人只認其爲日本之奴隸，無論其對內對外，決不發生一毫效用，亦決不能損害我黨國於毫末也，要在我全國國民，因此更能激憤同仇，抗戰到底。以求得最後之勝利而已。

十月一日

誅汪（一）

楊咽水

天教邪佞作公侯。

昔汪逆以中江忽赴抗會議長行政。太委語人。

覆雨翻雲萬衆

羞。徑取跳坑會慶記。

汪逆既長行政除欲掩其前日之國行。故其人人。微官口名之日。火記。

大名填海早低頭

汪逆以精簡二字爲號應有奇石填海之志何言行相違之遠。久也。

晚繩祖武明汪直。

明李倭寇之猖獗汪直實通線索直浙人某逆之父浙人而就幕於粵。

老學兒臣劉彥濤。

彥濤宋劉豫字也。

記得先生遺札語。快刀處置亂麻不。

先生手札有云汪逆革命不徹底必要時請某公以快刀斬亂麻之手段處置之。

國人皆曰——漢奸汪精衛

估計汪逆精衛

拚命花錢買名詞戲鬼游魂

愚國政府欲補民誼顯本領

九月六日大公報上海通信

汪精衛究竟有多大能耐？他由白粉塗着鼻子究竟是不真在「變賣」？這兩個疑問，到了現在，不但以前存心狐疑的中國人，已經漸漸有了正確的答案，就一許許多多弄不清楚中國事情的東洋中國通，也都恍然大悟。有許多日本人以前估計汪精衛，非得比王克敏過湯沐來得高明一些，但現在他自己承認觀察錯誤了。不過認中日事件「他」的「真」，似乎比「假」看這一件工具，或者在某一階段把他假短期利用的弊要。日本人所以不肯公然對他離開，其原因不過如此。

自從汪由河內來到上海，已經好幾個月。在汪本人，天天忙得像煞有介事。可是在旁觀的人，却並沒有聽見他做成過一樁值得談論的工作。固然有許多正直善良的分子，受着他的影響，喪失了生命自由，但是，還能算他的成就嗎？不見得！到如今一般的評論汪朝所做到的只有四個字，便是「拚命花

錢」，同時還得聲明一句，錢是日本給的。這四個字，可說是汪所得到的字面最優良的評論，同時也是汪派一切作爲的最體面評語。

我們知道有句俗話，叫做「有錢可使鬼推磨」，牠的解釋，似乎是說祇要肯花錢，一切都可辦到。但是現在我們從汪活動的結果而論，覺得這個解釋還欠完善，我們覺得用這個「鬼」字，另有意義，換句話說，有錢可以利用鬼，却未必便能利用人。舉一實例：華園路王信琴宮內的一幕鬼戲，不能不說是汪氏第一大手筆，可是儘他賣弄鈔票，而事實上所生的印象，還不如大世界遊戲場內選舉中委的一齣戲文。參加的是許多什麼人，至今儘人在嘲笑中有意無意的質問，始終講不出來。開賬單向日本人報銷，畢竟比較容易。說不出內容要讓國民衆，却並不如此簡單。據汪派宣傳，當時參加者有二百餘人，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其中有許多人，在虹口募集，臨時雇車搬場汽車載去，這一批人中多數事前並沒有知道有這麼一個會，也沒有知道以什麼資格參加。還有十幾個上海社會稍爲知名一些的人物，是當民謠用請吃午飯的東帖誑去的，他們本只預備飽餐一頓，不意到了約定地點，猝然撤謊，說是得到報告。拖房將到此處搜查，不大方便，不如移挪至他處，於是立刻雇了汽車，把他們一齊打送動愚園去，結果不由分說，不願意參加也得參加。這一件事十足顯現出汪派魔力不過如此。「拚金花錢」這四個字是做到了，可惜花錢還發生效力，還說不上。

組織「政府」，這是汪精衛惟一的大旨的，政府應具備的條件是否存在，所在地點是不是人家佔領地點，這是漢奸所顧不了而且不願意提出或答復的問題；主席的名稱：當然第一要緊。可是人家以前所需要的，並不單是光桿的主席，多少還有個班底。應用什麼手段來組織班底呢？當然祇有拚命花錢之一法。凡是現在住在上海的人，或者新近來到上海的，祇要在政界混過，或者做過與政治工作有關聯的人物，不問其為工商政學聞人警探豪徒流氓，一切都情願花錢籠絡。城隍也罷，土地也罷，孤兒也罷，都可以見廟燒香，但願有求必應。有人以為如此辦法，不如叫做沿門磕頭，但又有人說這還不配，因為他們磕頭並不向着人民，只是向着惡鬼。如此的花錢效果如何，可想而知。但是截至現在為止，却始終肯花上一次。進租界一趟，所僱保護輛實是現鈔一萬五千餘元。其他每日開銷可以類推。好在懷他人之慨，並不要自己挖腰包。落得替自己做水陸道場吹打一番。只是有一件事，永不稱心。他一心召請，所召到的，却始終是些牛頭馬面，及餓鬼道中的游魂，可以受他的追薦，却没有能力替他興妖作怪，噓成東洋式的海市蜃樓。有一位在滬作寓公的政界人物，很知道汪方內幕，據說：「汪截至現在所找到的人，都是些三四等以下的角色，而且雞零狗碎，東一堆，西一撮，無非是頹廢疲癯。不但夠不上做偽部長，就是夠得上充當各偽部司長的，亦湊不着，似此班底，不知道預備玩什麼」。僅這幾句話，把汪方的內容已完全概括無遺。

辦報這件事，在汪精衛不能說是老本行，可是這說是在平戰，却還不必。何況本來並不叫座的角兒，近來更碰着倒臺。還要穿着和服當圓戲，多麼難堪！所以至今汪方宣言之作，也只做到了拚命花錢的階段。「文匯報」發生糾紛以後，至今已兩個月。汪方的人員陸續進館，但是復刊至今無期。只見得汪派人員與英人克明間的磨擦，日甚一日。中華日報汪派正統的報紙，拚命花錢而得不償失，雖然有的是錢，沒有廣告不打緊，發行蝕本不打緊，無奈屈膝求和的論調，到處顯露破綻。誰也不能因為見了這張報，便肯假設汪某還有人格。什麼地方維持會，某某和平促進會的代電，這部是十幾年前官僚政客的老把戲，早已拆穿西洋鏡，而中華日報每天以很大的篇幅登載，中國人看着笑，日本人也看着笑。原來在黨禍海裏混了幾十年的汪逆，能說只是如此！還有每天早上午後早晚各報發行的時刻，在各馬路報攤附近，常有人帶着鈔票去買報紙，近來並其他期刊，亦一律照價收購，這自然也是拚命花錢之一法。

以上所述的花樣，樁樁件件都在赤裸裸的暴露這孤島西五百萬羣衆耳目之中，試問羣衆作何感想，供給錢花的日本人，又作何感想？

十月六日

嗚乎汪逆

掃蕩報

自汪逆兆銘，背叛黨國，全國上下，莫不憤恨填膺，口誅筆伐之聲，日有所聞，我人以爲此種多行不義之徒，早已爲神人所共棄，天地所不容，祇須待其自斃，雖不願多所論列。惟自汪逆在滬召開偽代表大會，近且有進而成立偽中央政權之企圖，關心國事之人士，見其倒行逆施，益趨謬妄，不得不加以相當注視。實則汪逆之此種狂悖行動，正見自賣身敵、叛黨事仇以後，爲國人所深惡痛絕，爲僥寇所抑壓，爲全世界各國人士所鄙棄，於毫無辦法，毫無出路之下，尙欲變本加厲，希圖掙扎，其窮途末路之狀，已完全暴露。前日 蔣委員長發表談話，對汪逆陰謀，已斷定其心勞日拙，必無結果。凡我國人，尤應認清汪逆爲民族罪人，國家公敵，一致努力以撲殺之。

汪逆已被中央開除黨籍，劃彼方所發文電，仍稱國民黨員爲同志，真可謂無恥之尤。夫 總理所以一生奔走，致力革命，其主要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國民黨員所以集合起來，共同奮鬥者，其主要目的，亦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七七變後起，黨員對於 總理之遺教，遺遺痛苦，然而上下一致，莫不願在國賊領導之下，與敵人一揆者，亦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今汪逆正在抗

設遣行之中，突然一節，脫離中央，敵人壓迫我民衆，彼則爲之爪牙，敵人欺騙我同胞，彼則爲之喉舌。若照汪逆所爲，必陷我中華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烏能事有自由平等之可言。此種奸賊，等一總理信徒，則污衊總理；稱國民黨員，則污衊國民黨。我方期其早日自絕於人類，不與同中國，誰肯與之認同志。汪逆早年，固曾追隨總理，在國民黨中，亦曾居相當重要之地位，但國民黨員之所以爲國民黨員者，在共同肩負挽救中國，復興民族之大業，而不懂在其已往之歷史。汪逆既爲利慾所誘，自甘暴棄，國民黨決不能因其已往會取得黨員資格之故，而遂寬縱其殘害民族之巨罪。中央之所以開除其黨籍者在此，蔣委員長之所以除此敗類者亦在此。然而汪逆猶欲冒稱國民黨，呼黨員爲同志，此猶極下賤娼妓，強呼良家女子爲姊妹行，徒令人作三日嘔耳。

至汪逆已甘心賣國，而猶欲冒稱黨員者，其用心之毒，尤可令人痛恨。蓋汪逆欲成立僞中央政權，自不得不先產生僞中央政治委員會，欲產生僞中央政治委員會，自不得不先有僞中央黨部，於是召集一班漢奸罪犯，僞稱黨員開所謂代表大會。此種把戲，既卑鄙，又齷齪。汪逆所以恬然爲之者，或欲以淆惑國際視聽。殊不知嗚呼此民族主義澎湃全球之日，任何國家，莫不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決無對於賣國奸徒予以同情之理。且國際法上，對於一國因內部紛爭，而引起之政府承認問題，第一，必須與政府對立之團體，先有相當實力，而後可認爲交戰團體。俟此交戰團體，獲得相當實權，始可爲事實上

之承認，俟其成後，再進一管法律上之承認。現汪逆完全托庇於倭寇卵翼之下，安有實力實權，若對此亦予以承認，在傀儡方面，固毫無所得。予承認者方面，徒損一身之德意承認歸滿，已有車可鑿，想今日各友邦外交當局決不出此。汪逆之滑稽劇，徒足於成全一具善人土之視與嘲笑而已。

嗟乎 曠觀歷史，凡賣國求榮之徒，決無善終。昔石敬瑭借契丹兵入寇，甚至尊其為父皇帝，自稱元皇帝，而以平契丹責歸一變，以死；張邦昌乘靖康之厄，借敵之勢力以稱帝位，而終不免於頸戮。今我國民族情緒之激昂，遠勝於往昔，汪逆之實力，尚不知有被摧毀與否。觀其一切行動有若兒戲，對內對外，皆不能發生絲毫作用，於痛恨之餘，轉覺其可憐而已。（十月五日）

誅汪（四）

楊咽水

比翼實禽比目魚。雙飛均佔好家居。
汪逆與陳璧君同為中央委員者噫之以鼻私交濃厚陳

公博。
汪逆待公博甚親愛鉅額贖贖孟孟餘。
世傳贖贖數千二百萬空矣仲曉終自致。
會仲曉為汪逆

盡設民諒，謹如。
褚民誼與汪逆同思，鎮芽索其心身，汪逆不知東窗一夜修降表。

爾罪真難罄竹書。

汪逆趕快自殺吧！

時事新報

自從汪逆精衛托黨在敵方卵翼之下，召開了偽代表大會以後，一時偽政治委員會的成立，和偽中央政權的產生，曾引起了國內外人們的注意。在一個短短的期間內，這一班漢奸國賊，也的確像煞有介事的，開會的開會，宣言的宣言，很熱鬧的忙了一陣。然而，一轉瞬間，又象電光石火一樣，依然是沉寂下去。據昨天的報載，這一齣傀儡戲，不但唱不成，而且根本不能唱了。本來，單是一隻猴子，和一條綿羊，是唱不起猴戲來的，必須要有猴子的人的牽引，然後才唱得上場，熱鬧一番。現在要猴子的人既然厭膩了這種的生活，猴子和綿羊，也是怎樣叫苦叫罵，終不肯唱出戲來。保不定還會觸鬚了弄猴人，而把牠出賣到酒家飯館裏去作肴饌呢。汪逆和一般大小漢奸國賊的命運，便百分之百的和猴子綿羊一樣。

在這裏，我們不遑替汪逆和他的爪牙悲哀。我們今天所要說的，是：敵人爲什麼不要他唱傀儡戲呢？報載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爲南北兩僞組織的反對，這和我們的看法不同，而且把南北兩僞組織的身分力量都估計得太高。須知南北兩僞組織，它本身本身就是傀儡；根本沒有身分和力量的。當然不能，也不敢出來反對。它之所以會反對，依然還是執行着「提線人」的意思。再明白的說，南北兩僞組織的反

對汪傀儡，仍然是替日本人在那裏說話，不過，是唱的一齣變質把戲，來迷惑人們的耳目罷了。

我們先把這一個窟窿說明了，然後再去探討「敵人爲什麼不要汪唱傀儡戲」的理由。第一，敵人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的。拿過去內戰的經驗來說，每一次的戰事，雙方都不斷有日本人在幕後參加，簡直說不出來他是幫助那一方面。甚至於一個日顧問，他可以在直系軍閥這一面，挑撥離間去打皖系，他也可以在皖系軍閥那一面，挑撥離間去打直系，坂垣和土肥原等，都是幹這些勾當最拿手的一個角色。這是說明了日本對任何方面都不幫助，它唯一目的，只在於中國的分裂和貧弱，因此才用了挑撥中國內戰的手段，來達成它的目的，才可以進而滅亡中國。以彼例此，敵人是不要有統一的中國，團結的中國，可說是毫無疑義的了。而且我們若再就從「九一八」直到「八一三」這一大串血的事實來檢討一下，更可以知道日本是怕中國統一，團結，而不易於滅亡，所以才放棄蠶食的陰謀，改取鯨吞的侵略。那末，日本之所以不願唱起汪傀儡的把戲來，毋甯認爲是當然的了。第二，敵人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然而它的做法却是要避免滅亡之名而取其實的。因此之故，它必須在中國製造偽組織，而自己藏在幕後在「提線」，這是敵人滅亡人國的新發明，而爲侵略者所效尤的一個惡毒計劃。說到偽組織，它所要選擇的傀儡，當然是以容易驅馭爲上選的，假如這一隻猴子的野性未馴，那這猴人是斷乎不會要的。我們看，在滿洲，它劫去了一個乳臭未乾，菽粟不辨的溥儀，在華北，它覺得了一個昏庸懶惰，殘廢不全的王克敏

，在南京，它又兼獲了一個不忠不孝，寡鮮喪恥的梁鴻志，此外在察哈爾，在漢口，在廣州，它所挑選的對象，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是「容易駕馭」的傢伙，從這一點看來，便可以知道它不要汪偽備的理由了。我們並不是把汪逆的身份抬高，說他還有些人心，會和「提線人」掙扎，只不過說他會比溥儀王克敏梁鴻志諸逆的野性更未馴一點，不是敵人心目中的「上選之物」。

以上兩點，是敵人不要汪偽的最基本的理由，我們敢斷言這判斷并未絲毫錯誤。因此，有人會問，那末敵人爲什麼又把他收留下，而且還大吹大擂的貼出「海報」來呢？這裏，我們願意說明一下，來作一個結束。敵人之所以收留汪逆而替他貼出「海報」，其唯一的作用，是要藉此來崩潰我們的政府，破壞我們的抗戰，而使中國復歸的分裂的。所以才不惜重金，「禮聘」名角，定期報告，擴大宣傳，滿以爲他必有感召能力，可以賣個滿座的。不認這個名角的號召力，是依附旁的條件上面，喪失了條件，便是狗矢不值的一塊廢料。尤其是使它傷心的，是「海報」方才貼出，那「倒好」的聲音，便從每一角落裏發出來，這一來，會叫「提線人」從鍋鏟裏掉到冰窖裏去。人們若果不信，請看這幾天的汪逆及其爪牙，是如何的惶恐，悲哀，在那裏和它的「提線人」搔首弄姿，以求其一睜。然而，我們還願意給他一個警告，就是：假如不早點自裁，提防着會被賣到酒家飯館裏去呀！（十月七日）

警告汪逆精衛

中山日報

汪精衛、周佛海、林柏生一流人，背叛黨國，惡迹昭著；近製造偽代表大會，妄謀組織偽政府，寫作偽憲法，甚至企圖假冒孫中山名義，在寇的刺刀槍口之威之下，在廣州發行偽中山日報！他們這種荒謬怪誕的行動，絕不能欺騙國人，亦斷不能損傷本黨的名譽。汪逆一流人日暮途窮，心勞日拙，及早痛澈悔改，匿影銷聲，或許最後尚可贖前愆而得到國人的寬恕。若竟沈迷不返，必將遺下罵的詛戮！

中山日報所以得到多數僑僑人士的信仰與愛護，不是因為本報爲紀念總理，宣傳黨義而設的，實際上應該能於抗戰場中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本報的工作，應切實適應抗戰的動向，奉行中央指示的方針，爲抗戰前途着想，爲民族前途着想，爲國家前途着想，爲世界前途着想。若使汪精衛一流人，離開了這種精神的主旨，徒存僥倖苟且偷生的心理，謀利打聽，欺弄愚蒙，那就不能祇魚目混珠，實似驢蒙混珠，擅起不反，且愈自惹其災。這一切，可以預言的。

在逆黨設的政府，固已經爲他這一流人到處假借名義，招搖動騙，以致失去人格，百到處碰壁。

邁進中日提携及東亞新秩序之建樹，故現有本省某報界先進，爲致力於和平救國之宣傳，特進行在廣州籌備恢復中山日報出版。聽他們的口氣，好像「恢復中山日報出版」，是一件很重大的工作。那裏知道真正的中山日報，固無勞那類宵小叛逆來恢復。至於假冒的中山日報，亦正如傀儡政府一樣，汪逆等製造不來；縱使偽造出來，亦必不能欺騙世人。又如真正的「和平奮鬥救中國」，汪逆等必不能曲解偽造，必不能欺騙世人。他們的「和平運動」，只是拋棄抗戰，向日寇屈膝乞和的最卑劣無恥舉動。至于假冒「經濟建設」之名，縱容日寇在華濫行經濟獨佔之企圖，也和「總理的實業計劃相反。總之，汪逆一流人曲解「總理遺教，處處假冒名義，招搖撞騙，而不惜倒行逆施，自掘墳墓；妄謀組織偽政府，漸而至于假冒本報名義，以作虛偽宣傳。這種鬼蜮伎倆，真不值識者一笑！

在日寇宏謀「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之案」，西尾與板垣已在湘慘敗，這事實確已證明汪逆對於日寇的認識不清。我軍愈戰愈強，更足以破汪逆一流人崇拜日寇的迷夢。他們的虛偽和平，撞破伎倆，將隨日寇的總崩潰而烟消雲散，正如朝菌蟪蛄，轉瞬必歸沒落，不值識者一笑！

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韶關中山日報

對於汪逆降敵賣國

僑胞應有的認識和努力

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僑委會對海外僑胞廣播詞

海外僑胞們。今天本會要向海外僑胞們報告汪逆兆銘最近降敵賣國的種種活動情形，同時還要特別指明對海外僑胞怎樣的不進行煽惑工作，而盼望我僑胞嚴正注視，予以最有效的打擊。

首先，我們要明白，「敵寇爲什麼要打起仗來」，關於這個問題，總議會經給我們指出，這一次的敵我戰爭，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三民主義的戰爭，因爲日本成功了帝國主義的國家向外侵略是必然的結果，而在這個時期，他的周圍國防地較爲空虛，就其算在中國，所以他首先向中國動手，可是在中國國民當當運下之中國，雖然在滿洲勞動的完成者，但須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而「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尤爲全國國民所一致的要求，所以外賣國和投降的日本的日本帝國主義必然會遭遇到我們的堅強抵抗，這就是說，敵我戰爭是無法避免的，這是以必然的。

「有戰爭必然有媾和」，但確是必然的消滅，可是敵我的戰爭要到怎樣的一個情形之下才可以媾

和呢，這門問題也很簡單，我們只要把敵我戰爭的因素消滅，換句話說，就是必然要放她對於我國的侵略，我國的自由平等不致受到侵害的時候才有媾和的可能，具體地說，就是要日本這條侵略者在中國的軍隊，絕對保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但是在今日情況之下，這樣的媾和，是否可能產生呢，換句話說，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否馬上就願意放棄她的侵略，實施策呢，這是一定要考慮的，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沒有其他的辦法，只有繼續打下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勢力崩潰，真正消滅了侵略的因素為止，或者打倒了某個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已感覺國內部有財政經濟的全機和革命勢力勃興的威脅，外部有強鄰經濟的和武裝的威脅，非馬上停止侵略、撤退侵入中國的軍隊，誠意求和不可，那時期我們才能和牠講和。

把上面的意思引伸出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只有敵人把軍隊完全撤退我國的領土，誠意求和，才有和平可說，如果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軍隊繼續佔據中國的領土，無論如何那樣甜言蜜語宣傳的和平，那是投降，不是媾和，一入她的圈套，只有亡國，至於在敵寇槍炮之下高唱和平，那是屈辱投降，漢奸的和平，而不是我們所希望的和平。

根據以上的結論，來批判汪逆離開寧漢以後的言行，首先，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汪逆的「主和」，就是媚敵乞降，我們知道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敵相近衛的聲明，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不過是從嚴中歸

獨霸東亞罷了，在這個前提之下，他彈了一些好調子，說什麼不要割地，不要賠款，還要廢除以前訂下的不平等條約，這一切多麼動人，可是同時他提出了三個亡國滅種我民族的條件，第一個是要允許敵人在我國內地自由居住營業，這是把中國整個百分之七的敵人的利益都顧到辦法，第二個是共同防共，這是在我國永遠成立防共同盟的辦法，第三個是實行通商，這又是把百分之七的敵人的市場和原料供給地的權利，也顧到不遺餘地顧到辦法，這三項條件，真是無窮無盡，吃了是喪送命的，汪逆並不是不知道這是敵人誘降的言詞，只是他終於沒法子，自然要拿這等應近衛的聲明，來獻媚敵人，來領個頭功。

一個動搖不定的腐化官僚，天天在找主子，天天在我黨栽培他升官發財的主子，所以一切違反良心，違反道義的事都作得出來，汪逆的看法，以為敵軍佔領了一大塊中國的土地，必然需要一個頭領傀儡來作名義上的統治，如果他能馬上響應近衛的聲明，而且從抗戰的陣營裏逃了出來，一定要比王克敏梁鴻志這一般漢奸特別得到主子的青睞，將來他的第一種漢奸便可以做得成功了，他的領袖也可以滿足了，只在這一點上，不惜犧牲人格，辱沒祖宗，像被女一般倒在敵人的懷裏，任敵人玩弄，汪逆看來，他可以得到主子的賞識，滿堂歡喜，在有人替黨氣節的同胞看起來，只見得他是多麼卑鄙與無恥，也許還有不明事理的人要說汪逆「主和」，是他個人的政見和現政府不同，因政見不同，而產生

行動各異，是常有的事，但是事實證明，這種看法完全錯了，爲什麼呢？我們假使汪逆「主和」是他的政見與人不同，但是當他執政時的副總裁，是國防最高會議的主席，是國民參政會的主席，爲什麼不把自己的政見提出來大家討論，假如說，提出來一定通不過，言而不達，那末，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服從多數，例如一九一五年美國快要參戰的時候，民主黨有兩位領袖，意見完全相反，威爾遜主戰，布齊安主和，但是美國一旦對德宣戰，布齊安就上了一个星天，要求充當一名士兵，効命疆場，這才不失爲一個政治家的風度，從退一萬步而言，如果自己的意見不能獲得多數的同意執行，而自己又不願意在與自己政見不同的政策領導之下，還談實際政治的責任，那也只能辭去一切責任，暫時退官，那裏有逃往外國去的必要，更沒有理由投到敵人懷裏去，替着敵人來進攻祖國，因此，我們可以清楚認識，今天的汪逆的言行，絕對不是政見同異那回事，而是假藉「主和」的意見，實行降敵邀功罷了。

其次，關於汪逆東渡，即謁寇官，回國以後的種種活動，無疑的是出賣祖國的活動，我們知道「和」必須「平等」，就是要站在對等的地位上，互稱尊嚴，才會有和平的基礎，那末，汪逆的種種活動，實屬喪權辱國的醜聞，用着敵人替敵前敵指揮官去「主和」的這一套，一個國家的人，能受敵人的手裏劍，實在人家後院，自然只有任人玩弄，那裏還有意思和人家說正經話，所以汪逆所謂「主和」是一個漢奸的醜聞，是招引次等漢奸的幌子，他實際上是在進行賣國的活動，很顯然地他在敵軍保護之下，召開

「偽六大大會」，企圖產生「偽中央政府」，同時便利用這個「偽中央政府」的名義，來牽動人訂立亡國的條約，使得敵人根據那一條約來奴隸我淪陷區的同胞，和對付第三國，而汪逆便可因此在敵人的懷裏混過「主席」的位。或者還要和溥儀、王克敏、梁鴻志爭奪寵見，試問這種種的醜態，除了幾個物以類聚的漢奸國賊之外，還有那個看了不會深惡痛絕，所以自從汪逆東渡回國以後，在青島上海跳來跳去這裏開會，那裏開會，用威迫，用利誘，終歸找不到幾個人，組織不起賣國的隊伍，也就是組織不耗在他的主子——日帝國主義者眼裏。爲有出賣中國國格偽僞滿洲國，可是，汪逆賣國心切，他還不斷的在進行他的賣國活動，尤其是對於海外僑胞，更積極的從事煽惑工作，他利用僑胞遠離祖國，不易明瞭祖國情形的弱點，拚命向僑胞傳他「漢奸和平」的一面，並作種種謠言，詭譎我中央政府，和污辱我前方將士，使僑胞減低對於抗戰的信心和幫助。一面又宣傳敵人的和平條件，這樣並非苛刻可以接受，企圖變化僑胞，同時拿這款大錢收買一些僑徒去組織偽僑民團體，利用這些僑民團體來發一文電附和他，張口「漢奸和平」，進一步，利用這些僑民團體去拉攏正式僑民團體也來盲從；這種作法，就是自己毀了自己，斷斷不能成功。斷斷不能出來，忙忙拉了一堆不明不細的人下來湊湊做伴，可是，有見於此氣節的僑胞，斷斷不能受其愚弄。

也許不極，但汪逆含有毒素的宣傳的人，認爲敬強國弱，不應該再打下

去，而應該乘虛講和，得到一喘息的機會，來振作內部，增強實力，爲國發展的，其實這也是一個錯誤的思想，我們被帶已經到了六月八號了，前方作戰的部隊，不僅沒有被摧殘而且比較戰鬥還增加了一倍以上，後方經濟建設，自從第一號令以後，都有長足的進展。在一般戰術上，愈愈勇的精神，隨時隨地，都有充分的表現，因此我們可以說我方愈戰愈強，其鐵一般的事實，誰在說呢？內有財政的危機和經濟的恐慌，從國際關係上去看，尤爲顯現出孤軍無援的態勢，他正焦頭爛額的前途的危險，所以他更迭內閣，以圖改換局面，可是他的希望終歸渺茫，至於開到他的誠意，因爲過去我前線堅強的抵抗，和我深入敵後部隊的襲擊，實在有進退不得，狼狽異常的情態，最近我軍在湖北大勝，同時南北各地都捷音頻傳我軍已經變爲由退守而出擊由被動而主動的境地，最後勝利的獲得，是無可置疑的，所以我們此刻絕對不需要向敵人乞降。反之，敵人出而向我們求和的時機，却快要到了，如果我們此刻接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代理人汪逆，請降宣傳，那就無異功虧一簣，恰恰中了敵人的詭計。

其次，也許還有一些人以汪逆這次召集偽六大會，組織傀儡政府，和過去黨內國內的紛爭差不多，此刻雖然參加了汪逆的一羣，將來還可以和中央政府言歸於好，所以不防暫時響應汪逆做做偽官，這種思想，尤其大錯而特錯，我們要知道過去黨內國內的紛爭，完全是內部的同事，所以一經彼此覺悟，便不難攜手合作，可是汪逆現在的活動，是代敵人宣傳誘降，是引導敵人來殘殺我們的同胞，是敵組織

傀儡政府來代敵人執行我國家滅我種族的任務，他是和整個中華民族爲敵的，是敵人的一部分，所以我們只有把他認爲「一種毒菌」，只有把他撲滅，斷無重與合作的道理；正是「天裁昭示我們的「海可枯，石可爛，而對於引狼入室，虎作倭之漢奸汪逆，則永無寬恕赦免之理」。

同胞們，我們認識了汪逆媚賣國的各種情形，以後我們必須抱定與奸不兩立的決心，努力做肅奸救國的工作，第一，對於汪逆的「主和」宣傳，必須在口頭上文字上，予以駁斥，使所有的人，都明瞭他的作用，不外是帶媚敵人，引誘同胞投降敵人的一套把戲，第二，對於汪逆建國的國策，必須力予圍擊，對於抗戰以來，國內的團結，和各方面前進步，更要報據事實，廣爲宣傳，使得所有的人，都堅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繼續不斷的出錢出力，資助祖國，第三，汪逆要承敵人與命令，在敵人保護之下，所召集的會議，所組織的政府，是供敵人和用的，是敵人的傀儡，但最高尚的賣國，必得喚起所有同胞嗚鼓而攻，第四，汪逆是敵人的金錢收買的幾個僑黨所組織的偽組織，我們要假冒僑胞的名義，發表帶激言論，作出種種無耻行爲，必須馬上聲明否認，同時詳細指出他的奸謀，使得所有的人都明瞭他們的謬行，然後懲罰鬼蜮的技倆，才沒法施展，第五，忠奸的公界，要看得特別嚴正，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都斷絕一切奸好的關係，同時還要指明敵人終歸要失敗，漢奸們早要消滅，和敵場發生關係的人們，必然沒有前途，永遠要遭受着同胞的鄙視與法的制裁。

將被「國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 朱愷公

覆所謂「中國國民黨創共救國特工總指揮部」書

上海大美晚報副刊「夜光」主編朱松廬（愷公）先死於汪逆之手，詳情已見報載

• 茲覓得朱氏生前答覆汪逆所謂「中國國民黨創共救國特工總指揮部」書，亟錄如次。

據原文載六月二十日「夜光版」，激昂慷慨，情溢乎詞。朱氏雖因罵賊而死，而其凜然正氣，則長存天地間；至打擊賊奸，尤屬微末也。

慨自國軍西撤，孤島四週，久已不聞「國法」之施行矣。如孤島四週果仍有「國法」者，則又何容小醜逞梁，狐鼠橫行，暗無天日，一至於此耶？在此烏煙瘴氣之地，風雨如晦之期，乃忽有所謂「國法」者，旗幟，此一「國法」，又復爲專事對「無辜之人」而施者！是其「事」奇，「法」奇，而執行之官無署，油印之函濫投，此種「綁票式」之判決書，則又奇之尤奇者矣。

貴「部」所發之書，余亦慨然承惠一份，此余之不幸耶？抑余之寵遇耶？檢閱內容，則謂余所編之書，今後如再發現「反汪」之文，即將派員對余執行「死刑」等語。夫汪猶寄，死猶歸也，余寄生於茲濁

也。垂四十年，其平生足以致死之道，本已不一而足，如非一所入，僅圖口腹，既不能趨炎附勢，求官謀祿，又不與仰人鼻息，乞食嗟來。數根窮骨，一股寒酸，是「窮」即可致余死命也；又如瘦骨嶙峋，身如雞肋，既不堪當老拳之一擊，更難避柳說之三災，繼晷焚膏，苟延殘喘；疾病時發，攝生無術，是「病」亦可致余死命也。至苟平時所乘之車，出門每多安步，偶一不慎，則橫逆之來，安知不作車輪下之鬼？而生平耽嗜觀生，得暇即赴市樓，冀謀一醉，或飲如鴆量，安知不似南京「新貴」之中酒毒，遂為不清不白之酒耶？總之，吾人處於今之世，無時不可致死，亦無地不可致死！死固然耳！不死者不幸也。幸運兒也。因為為人情之平常。亦且為人之至易，余對於死，乃絕無所畏！二年來之寄牛孤島。早如待死之「囚」！所以不為囚，乃「刑」之尚未過也無辜。余乃叨天之幸，直至今日，仍得見不死之身，而日暮文字與孤島人交一見。

今貴「部」將官判余之「死刑」矣！此誠余之靈幸也！蓋以如此之法，且死於「烈士」矣。「烈士」，死之最光榮者也，余一介寒士，輩儒無能，安足當此？余自信「不」為「烈士」，余亦嘗謂余「未必能為烈士」，今貴「部」乃欲以「名龍錫」於余，是即安得不令余自崇昂藏，頻換一顛，一如汪精衛先「當第一」之「部」而後之「部」？「不負少年頭」！余之頭顱能得為「部」之槍彈所負，頭顱乃不得「無一」無一，頭顱不價，死何憾乎？

雖然，死則死耳，死必死得清白，而不作糊塗之鬼，茲「貴」部「爲在「寧忍」之日，余不能無一詞以爲辯——是以在將死未死之前，披心瀝胆而自爲之供，所冀答貴「部」，亦卽所以告社會人士知余死之而不冤也！

在貴「部」之意，以爲汪精衛之提倡「和平」，乃係「反共」，而今之「反汪」最烈者，亦惟「共黨」故「反汪」者卽係「親共」，或稱「共黨所利用」，此種「邏輯」，想入非非，實爲余所大惑不解者！余固非共產黨亦非國民黨，且余亦與兩黨之「根本無所往來」。然而余之「反汪」實旨，則縱有斧鉞鼎鑊之加，亦不足動搖余心！貴「部」苦「余」愛國而受「國法」之誅，則余死而無憾；貴「部」若謂余因「反汪」而受「死刑」之判，則余死而有所感！貴「部」若必欲謂余「親共」或謂「共產黨所利用」因而獲「罪」，則余死亦當作「反汪」之犧牲！否則非特爲「共黨」所竊笑，且余亦無黨派之人，而無辜黨史上濫竽姓名，此縱爲「寵錫」之加，亦斷非余之所願受者也。貴部應諒憐公自有其人格，自存其品性。溥公所欲爲黨人者，則今日之名，雖不及吳稚暉戴季陶之顯赫，至少亦可早在黨史中佔重要地位矣。二十年前，余卽識汪精衛其人，二十年來，汪精衛已爲政治上之反覆其生命，而惶公則仍一襲布衣，清風兩袖，余「汪精衛不同」之人格在此！余「汪精衛不同」之終爲黨風者。是生就的「魏水料」耳。

復次，余尙有辯者：「惡意謾罵」四字，斷不能誣加諸汪，蓋余所論之謂也。縱令欲作此誣論，故汪精衛在重慶初發「和平論」時也，余乃亦作「和」說一，結論則謂「和平本非不願，特汪精衛口中之和平，則斷非中國人之所願也。」及至汪精衛主張議和，避身河內，余則斷然以秦檜目之。蓋彼時汪氏頗有「主和」之議，尙無「賣國」之實，秦檜，誤國之大姦也，究無通敵作僥倖之史證。而今日之汪精衛則不然，居然將欲欣膺僞命，袍笏登場聞矣。是則汪精衛已由秦檜而進一步作劉豫，受僞主齊王之封矣。

以奸惡劉豫，而欲國人不反對之，是則除非必將中國人皆殺盡，方可安享其永久之祿位？否則，中國如尙有一人，必將誓死以反對之！余特中國之一人耳。貴「部」豈能殺余一人，其如中國尙有四萬萬五千萬人何！是則貴「部」之所謂「以昭炯戒」者，亦惟見「心勞日拙」而已，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吁！可以休矣。

抑尤有言者：「今日之余，即昔年「慷慨歌燕市」之汪精衛也。汪精衛能「慷慨歌燕市」，安知余不能「激越唱滄浪」耶？汪精衛能「從容作楚囚」安知余之不能「引頸誓死囚」耶？「引刀一試」余豈頻撫頭顱，誠有「欲笑之不得」之感矣！

嗟夫！余今既不能逃避，又不能屈服，惟有作「待死之囚」矣！余知余如果因此而死，余兒在遠聞

之，必曰：「佳哉吾弟！其足以光吾門楣矣！」余之室友聞之必曰：「求仁而得仁，復何尤？朱子之死得其所也」。余妻亦必忍淚強笑而告誠余之幼子曰：「汝父固不願作亡國奴死，汝如長大，必當復此不共戴天之仇！」余子雖幼，將亦雀躍而告余之美曰：「阿父雖死，猶是中國鬼也！中國不亡，魂其欲格，尙鑿！」至是余之英靈，必將彪炳於天穹之上，而何日月爭光，照耀空中國任河黑暗陰翳之前！而遺孀文又山李若水之魂魄，相與共話亡國時之痛哭矣！

言盡於此，卽此可代遺囑，生殺之權，操諸貴「部」，縱貴「部」撫躬自問，憑「良心」作事，千秋史筆，必有定論，余不屈服，亦不乞辭，余之所爲，必爲內心之所安，社會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滅，正氣猶存！彼蒼者天，其必佑我，耶穌因救世能釘死於十字架，余縱無耶穌之宏願，而耿耿此心。實可與耶穌之意息息相通也，余生爲庸人。死作雄鬼。死於此時此地，誠之如飴者矣，爾今而後，今將日攜三星白蘭地一瓶，以待死神降臨之時，縱容狂浮三大白矣！

十月二十五大公報

袁四賣與汪四變

段麟郊

我嘗說辛亥革命以還，軍閥禍亂股割，民生憔悴萬狀，推原禍首，袁世凱應負其責，國民革命以旋，黨員意見紛歧，黨統聯合無常，內之影響政治建設力量不集中，外之引起帝國主義乘機侵略，追究罪魁，汪精衛實尸其咎，遺兩人青身分，雖有非黨員與黨之分，有槍武夫與無行文人之別，言性質，雖一像灰豹噬人，其惡為陽，一像狐媚蠱人，其奸為陰，然其危害民國推殘則均黨，實後先顯映，故扯袁四賣來附禮法四變，是其中國近百年史中無獨有偶的四大怪物。

考袁世凱，跋扈揚揚，猜忌忍認，自小站兵以後，竟成了北洋軍閥系統，平生追隨榮祿，俯仰官關，進退官官，內藉軍機符，外充疆大吏，以試出將入弼，卵翼爪牙。勢力日見膨脹，自命不可一世，為欲遂其英雄主義的野心起見，則又不惜之友朋，賈則屈尊。試看戊戌變政，康梁組織保皇黨以推測慈禧來擁護光緒，那知袁世凱告榮祿，袁世凱因榮祿之與光緒，除袁世凱而廢天字等，死於非命外，康梁備以身死，潛逃海外，觀其出國歌曰：「清皇天不令，儲君雍雍，不暫令挾劍歸功，君恩一歸兩不報，死於賊手，毋死非英雄，拜頭不願言其東。」此中死於賊手之一點，即指袁氏告

，不旋踵而國民黨被武裝解散，故觀於辛亥革命的假成功和癸丑革命的眞失敗，國民黨所受的重大損失，就是不勞而忝居民國首長的袁世凱，反利用其專取政策，逼到半生革命，首創共和的孫黃兩先生，反退處於無權，致造成十餘年國內分崩離析的慘劇，還須再來一次的國民革命，始將北洋軍閥餘孽消滅，這是袁世凱三賣賣孫黃的本事。

追民四歐戰方酣，列強不暇顧，袁氏以叛國的手段，發帝王的夢想，日本知其隱衷，便遣駐京公使日置益之而交要求條款二十一條於袁世凱曰：「我日本政府及國民，皆以爲大總統向來排日，今將以此視袁大總統對於日本之誠意；如能有以慰日本之望，日本盼望大總統之高陞」，袁氏聞之，始而愕然，繼而漠然，帝制之念，由此益決，遂不顧國家民族，一經簽字承認，無異賣出了九省河山，本來按照條款侵略利益所及之範圍，祇有七省，因湘贛附帶於漢冶萍公司歸中日合辦一條關係之列，亦緣湖北之賣而多賣了，這是袁世凱四賣賣民國的本事。

袁氏四賣賣完畢之日，就是自設變鐘之時，今以袁氏四賣的野心軍閥來比擬汪氏變變的野心政客，不僅汪氏以變幻無常爲身，慣作叛國離國之舉，信譽掃地，一籌莫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且歷史已註定了他的命運。考汪逆兆銘自身隸同盟會以來，受中山先生而命耳提，爲革命事業，東奔西走，資財不可謂不老，國人期望不可謂不殷，然其人貌肖神遺，意奸外淑，具有詩學家的風流日露，而無經學家的

鑽節盤根，以故感有餘，實饒不足，惟其感有餘，故遇事親爲不諱，情感用事，喜立異以鳴高，逆情以干譽，惟其實饒不足，飽經風雨，卽中途變節，既不能過去，又不能將來出路，聰明半世，糊塗畢生，髮之鬢頭草，風吹雨灑，驚之美人扇，負不忠實譽，吳稚老稱他爲「綠林少年」，共產黨稱他爲「娼妓政客」，可謂知音，明乎此，然後可見談注遺的善於豹變，有清末葉，鑒於黨人之前仆後繼，大起恐懼，於是假假立憲之粉壇，冀弭革命的風潮，汪氏自帶心傷，認爲立憲劇皆扮演，志在炫人們的覺醒，倚革命行爲寂然無聞，不僞爲滿清所竊笑，且令國人愈信立憲是眞革命的風潮，以爲前此猛進不已的革命，今亦掩甲收兵，聲勢俱寂，是非曲折於廣廷的錄意立憲，何以如此？於是力排孫中山與胡漢民諸先生的衆議，抱着「以身爲新」的那樣決志和毅力，隻身走燕市，諸刻滿搗搗政王，翼以擊破假立憲之藉，使諸人知不肯受與者，固大有人在，沈氏以文而奮筆，內值革命失敗餒氣之餘，外丁醜腐立憲粉壇之日，「慷慨取燕市，徒容作楚囚，出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見庚戌，汪被逮口占）觀此，不僅察屠人之言，壯氣之魂，而且體震中外，足增中華民族革命史上煊赫燦爛的一頁，這是沈精衛一變而爲烈勝英雄的發軔。

沈氏既抱必死的決心，作英勇的奮鬥，而有此博浪沙之一擲，以後無論在國民革命的正統立場，貫徹救國主義，死生以之，才不辜當年爲國爲民族革命，甯爲血鎖不爲木鐸的初誓，詎事竟有大謬不然者

，溯十五年，革軍北伐，正在飲馬長江，授鞭淮河的時候，共產黨受鮑羅廷的指揮，乘機煽惑半封建而非純粹無階級的勞動羣衆，挾其呢，脅，拆的種種手段，利用一切土棍地痞流氓擾亂社會安甯，阻撓革命前進，冀以人工造成「中國之莫斯科的蘇維埃化」，於以達到篡奪國民黨之目的，凡屬國民黨忠實同志，自應整齊陣容，防止赤化，力挽革命成功於垂絕，迺汪精衛適於去年三月，在革命軍未出潼羊城以前，即因袒共黨而出國，迨十六年四月初，應武漢中共邀充其名合作其實外線掩護之請，由歐洲繞道莫斯科，恭聆第三國際的訓示以回國，甫抵上海，即假黨魁名目，與陳獨秀發表國共合作聯合宣言，旋潛赴滬口，製羣，及講演會中警稱：「革命者向左轉，不革命者滾開去。」又說：「左派，左派！處有左派？昔日拭目以求之！……什麼汪氏與蘇維埃相信左傾呢？吾以為汪氏始終是富於政治支配慾，而以中國國民黨領袖自居的；現因外領第三國際之使命，內不憚於南共四月十五日之舉行清黨，所以先銳化表示左傾以取悅於中共，而抬高自己黨魁的地位。試看當「反共即反革命」的口號，公然出於汪精衛之口，無怪一般無知無識之輩，隨聲呼喊，響徹雲霄；此外日與陳獨秀譚平素羅欲自守，開國共兩黨對等聯席會議，未免太國民黨容共之精神。然而中共畢竟是中共，絕不容汪氏之坐籠把柄，自十六年鹽山八七會議以後，未幾即有南昌事變，未幾而有廣州事變，未幾而有滬陸軍政變慘劇，雖不直接歸汪氏負責，然而汪氏之虎狼張氣，縱蜂蟻肆虐之罪，雖百咳不辭其咎，這是汪精衛再難逃其極左毀黨之罪狀。

自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國人民，喁喁望治、社會秩序的安定，人民生活的改善，成爲舉國一致的
要求，中央負責任的重大，一面謀國軍編遣的實施，以爲庶政改善的先驅，一面從事於訓政建設的
推進，以爲人民解除水深火熱的痛苦，迺汪精衛遠在海外，仍好惡意氣相爭，站在破壞統一的位置，
與一切國內革道之徒，互通聲氣，且使其爪牙在上海煽動革命理論，以曲解國民黨主義，混淆國人的觀
聽，中央寬大爲懷，仍望其幡然覺悟，乃野心難戢，怙惡不悛，公然背叛中央，企圖違反建國程序，倡
反對中山先生訓政的主張，發表取消黨治的謬論，以及對中山先生以黨治國的遺訓，上述兩點，胡漢民
先與會黨之駁得體無完膚，由這次事變看來，汪精衛已根本毀罵無遺，而其唯一目的，僅欲借一塊國民
黨招牌以爲招搖鬪騙，發縱指使之工具，不然，夙以中山先生唯一繼承者自命之汪精衛，何異甘心拋棄
遺教？夙以極左派領袖自許之汪精衛，何以與腐化之份子攜手同行？夙以打擊貪官爲職志的汪精衛
，何以與貪婪頭的軍閥相結托？與無恥官僚相周旋？這是汪精衛三變而爲極右政策的證首。

此次倭寇侵略中國，挾其明治遺策傳統的「亡華政策」，「滅種教令」，漫無計畫，且有組織有訓練
且進健將五十年訓練海空軍一切利器，不斷地佔領我土地，毀滅我都市，劫掠我財富，屠殺我人民，
污蔑我婦女，摧殘我文化。凡屬黃炎血嗣，莫不痛切肌骨，恨入骨髓，誓必復九世奇恥，填三島的憾
海。迺汪逆此銘，素以係總理信徒自命，國民黨元老自居，應如何協助蔣委員長指導全國民衆，矢忠矢

信，不屈不撓，以完成抗戰建國之偉業，促進中國國際地位於自由平等，方對得起父事師事的中山先生同患同難的將士員長，以及浴血抗戰已死的數百萬前線將士。

詎自甘拍賣歷史與人格，通商（豔媚）主張承認什麼「自滿支共同體」的組織，飾為善隣友好；承認什麼「特定地點，允許駐兵」飾為共同防共；承認什麼工業，金融，海關稅務，郵電，以及一切資源，任其侵略佔領，飾為經濟救濟；充類至義之盡，不惜將五卅年抗戰，換回代價，易為屈膝投降，甘俯身朝鮮台灣滿洲之列，搖動軍心，危害民族，共為喪心病，察其形跡，較之克用張邦昌，實有過之無不及，並復在言論上不斷鼓動滬人心前文字，發表在在職榜上及他的機密消息，偽改國防最高會議的紀錄以之公開對外發表，抹煞全國將士二十餘月來苦戰，這照樣對黨國權利最近的事實，惟一的作用，就是使國內對抗戰必勝的信心，沒了着落，更非使國外，朝金，高統帥的信心。他甘心要同敵人締結協約。其志更想強拉全國人走同黨國的迷途，同時他還有「更先拉汪精衛」種種點，什麼汪精衛協定的草案，什麼汪精衛一月的演說稿。等等萬端，這都是汪精衛的出沒隱微。海軍東京海軍省清廷速知速結的辦法，并取得一個統一僑僑組織。由他備種的資格，他現在的目的，第一是賣國求榮，他要滅亡自己的祖國，他要使自己的民族，永成日本軍閥的奴隸，這是汪精衛，四處而為賣國求榮，指指漢奸。要之袁世凱汪四變，雖劍如草如的性質不同，然兩人均不為正治之動慾無達到最高度而發狂，

惟其發狂，所以袁氏終不甘於爲民國總統，還想登奉造極，九天宮禁神闖關，萬國衣冠拜冕旒，來嘗伴那帝王滋味。結果，罪貫盈盈，天怒人怨，黃袍未加身，而緇衣請人斂殮，祇有賄臭千古，見罵千古，惟其發狂，所以汪氏終不甘於爲總統副貳，還要昂首異趣，燕雀少年傷老邁，島夷伯爵喜新頒，去作那天皇臣屬，結果，通敵賣國，衆叛親離，鴻偶未登場，而寶刀已出匣，惟於藩國自己，毀滅自己。

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 漢光日報

誅汪 (三)

楊咽水

會伴荊卿入暴秦。

清末諫匪擁故王造彈藥爲川人黃復
汪汪連以回謀遂被逮入獄而聲名乃著

兩寇一戴未亡身。何

來刺背孫鳳鳴。

汪逆爲行政院長時曾於大會
場上被刺其兇徒爲孫鳳鳴

不異誅心竟爛熳。

太炎批評汪逆之
弱點甚多最妙者

則謂汪逆獄中所上攝政王之書何以不與詩同傳
於世又謂汪逆非行刺因不能文章遂管攝政影

小已在傾阿共黨。六九反叛媚東

鄰。早知教化節評定。此賊貪容棄國劫。

以上四句爲汪逆之諷刺
即以後等皆同此一教化歌化二字

以今時之蓋猶不忘之詞耳

汪逆精衛在滬破壞教育引惑青年之陰謀

與手段

王澤廷著
孟長泳譯

（譯自上海密勒氏評論報十月七日）

「八、一三」東戰場戰事發生後，在滬各大學、中學，紛紛遷往內地，當國軍奉令撤退時，許多學生雖孤島，赴北，惟該時在淪陷區內學生，亦紛紛同無數同胞移入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此不但不能減少租界內學校及學生人數，反使租界內學校及學生人數有增無減，據統計，目下在滬學校有二十二個大學，二百七十七個中學，至於小學，則不可勝計，學生人數雖不得其詳，大約不下有三十萬人之多。

上海素稱爲吾國重要教育中心點之一，國府雖遷至重慶，然對在滬學校情形，則非常關心，教育部會訓令未離滬各校，勿庸一紙遷入內地，此確係妥當辦法，不然，三十萬青年將受敵人教育矣。

自從國軍撤退後，至今年春間止，日閥忙於軍事，其傀儡亦無力量干涉滬各學校，所以各校仍能照常上課，不受阻碍，在此時期內，惟吾國教育家殉難者，劉湛恩博士，即前滬江大學校長也。

惟自從今年六月間「日本第一傀儡汪逆精衛」登台後，上海的教育情形，與前大不相同，汪逆一心想強迫在滬各學校，改變教育制度，無日不在進行中。

汪逆將此事付託周逆鄒海寰理，其原因是因周逆係前二蘇省政府教育廳廳長，對滬上各校校長，多有往來及深交。

周逆第一步計劃，即成立一個「偽教育委員會」，聘了許多校長參加，接受者有：上海中學（係上海最大私立中學）校長陳濟成，及大中女子中學校長施傑傲（譯音），據「中美日報」所載，每一「偽教育委員會」委員，每月薪俸係六百元，其學校又可得每月津貼四千元，此費當然概由日方供給。

其所以聘請陳濟成及施傑傲兩逆的原因，是很容易了解的，該兩校係上海最老的學校，上海中學有四千多學生，大中女中則有一千二百多學生。

「偽教育委員會」前僱了許多「文化溝通人」，其責任是勸其他校長教員等變為「賣國賊」，擁護汪逆的「和平運動」在六七兩月中，周逆用了許多法子，暗中極力進行，如「賄賂」方法不行，則用「恫嚇」手段。

周逆一舉一動，均採取極秘密行動，故在校學生，不知其校長已由汪逆變成日國「東亞新秩序」的走狗，殆至八月初旬，所有陰謀，始一概洩露，係因陳（濟成）施（傑傲）兩逆，在「新申報」發表宣言，擁護汪逆的「和平運動」，該校學生，非常憤怒，則派代表紛紛向二逆質問，對是項宣言，「承認乎？」「否認乎？」「迫於不得已」，等聲別與政治無關，「只知辦理教育」等等，惟有意避免不談及此

逆的「和平運動」該校學生，當即表示「不滿」，次日在「中美日報」投了一封「公開信」，痛責校長的「賣國」及「出賣於汪逆及日倭」等等，在怒不可言之下，學生不肯上課。汪逆亦濫開偽「國民代表第六屆大會」之後，陳逆浙成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此事一經發表，上海中學次中女中學全體罷校。

自從此事發現後，上海學生，對其他學校校長及教職員等，均抱「監視態度」，在課堂中，許多學生，要求其負責對汪逆在日人所指辱之下的「和平運動」表示態度，在上個月中，有許多校長均被指為「賣國賊」例如持志大學校長何世楨，中法工學院院長褚民誼等十人。

上海女子大學校長吳志齋（譯音）博士，被學生疑為有附汪之嫌說，學生即派代表前往質問，彼不願答覆一切，惟在「中美日報」聲明汪逆的「和平運動」無關，九月一日，又在該報第一頁發表一篇憎惡汪逆的舉動的申述，此舉對學生則滿意，對汪逆黨派，及其「偽教育委員會」則增其怨恨，所以於九月四日，在汪逆的暗殺黨槍擊下斃命了。

現時在滬所有教育人員，對汪逆的「和平運動」無所表示者，均有生命的危險，學校長被刺後，九月七日，大海（譯音）中學校長聶海帆，又被擊於汪逆的暗殺機關，「中美日報」並發表一編「賣國的校長」名單。

吳（志壽）（海帆）兩校長被害後、學生無不怒不可言，紛紛成立「學生會」，並成立「上海學生聯合會」，其目的係抵抗汪逆在滬強奪學校等工作，遇各該校校長有「賣國」行爲者，即組織「共同離校」運動，並電請教育部將該校校長撤職查辦；對忠於國家的校長，則擁護創辦新校。

惟汪逆陰謀並不因此而停止，九月十日對在滬校長凡未加入「和平運動」者，均每送一「同樣的桐嚇信」，係由「反國民黨的特務反共部」簽名，汪逆亦暗殺機關，即在此指導之下進行工作，「桐嚇信」內述：「如不參加反共及和平運動，先生亦將遭吳聶兩校長所遭的命運」等等，「桐嚇信」所言，對汪逆在「新申報」所申明的「彼對暗殺吳聶兩校長無關」，無異自己打自己的嘴吧！

惟我們的政府，已有懲處的辦法，中央執行委員會，已將何（世楨）（世楨）（世楨）（世楨）二逆，開除黨籍，教育部並通令「凡賣國賊的校長所辦學校，所發證書文憑，一律無效」，並聲明所有學生願入其他學校肄業者，不另收費」，「凡教職員願往內地開辦學校者，均可照辦」等等。

滬源雖離離很遠，然政府所發命令，仍有效力，無數的學生，均願離開「賣國賊的校長所辦的學校」，許多校長，看見政府的命令，亦多心存戒懼，紛紛以「病」爲辭，呈請辭職，惟其空缺，則由汪逆的走狗締之，故在滬學生，罷課不下數千焉。

尚有其他著名教授，如經濟學專家李權時（譯音）博士等，因學生要求，已撤職。

的社會學生雖不在黨的黨門中，而汪逆派亦不肯放鬆其「強奪教育」的陰謀。因此，目下在滬各校均查獲黨中，每星期開「黨大會」，亦被取消，懸掛國旗，亦被禁止，校中只准用倭人所編的課本！

「商業日報」因常載汪逆的「強奪教育」的陰謀及行動，前被汪逆派仇視，因汪逆派之要求，工部局竟頒令該報於九月十八日暫行停刊，當未停刊前，汪逆相關，往往每晨往該報館，將該報一下買光，運往虎口日開處燒之。

吾人誠不知工部局何故採取壓迫手段，強令「中美日報」停刊，如該報人，自願不願暗殺者之手槍及炸彈，應准其發報，工部局何故反幫助暗殺黨，而壓迫刊物？工部局當然以「維持中立」為由，然「新報」人不知知道係汪逆的「強奪教育」的陰謀，則何故准其出版？

（十月十七夜譯）

暴日與中國革命

周曙山

——也是汪逆精衛甘爲漢奸之一證——

汪逆精衛，出賣祖國，甘爲漢奸，喪盡良心，污辱總理，這在外交政策上，已至張九如先生撤出總理的全權遺囑給他教訓了一番。至其生平，慣施騙術，毫無信義，卒至賣國，不齒人羣，這些又由劉紀文先生等，抓住他的事實已揭發無遺。現在，我僅以記憶所及，且從暴日繼來對於中國革命所爲實際行動上說起，藉以顯示汪逆精衛甘爲漢奸的全貌。

暴日對華的一貫政策，是不欲見我革命成功，全國統一，以便其趨於鯨吞之謀。固然，日本原爲中國革命的策源地，而其民間有識志士會爲中國革命出力者亦不少，惟其政府的對華政策，却深怕中國革命成功，轉弱爲強，礙其侵略，所以從來總是從中破壞的。

自中國同盟會于一九〇五年七月，在東京成立以後，他總看到中國的革命勢力擴大起來了，就與清政府相勾結，突如由其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以壓迫革命勢力。卒致同盟會會員「猛回頭」的作「華憤」可忍，轉入大海自殺。而吳稚暉則早于一九〇二年，甫到東京，爲不堪受

清公使蔡鈞以手電警 通告學界，並迫其回國，憤而跳入城壕，幸得救起。

一九〇三年冬，總理何似會東京組織「革命軍事學校」呢？都幾九日政府對中國留學生，凡抱革命思想者，禁止其入軍事學校的結果。且于同年夏，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舉曹天蔚為隊長，人數逾千，日事操練，而政府竟以其傾向革命，強行禁止。其後于一九〇八年，正當中國革命遍地發難的時候，而同盟會在東京刊行的「民報」實為鼓吹革命主義之嚆，結詞，他忽忽為清政府請求，並稱之指其為宣傳過激主義，擾亂社會治安，立加封禁。這種情形，與其後不斷誣本黨赤化，以至今日猶藉口防共以侵略中國，有什麼兩樣呢？

尤其是對 總理的革命計劃和行動，時而答應幫忙，時而暗中弄台。如屢次于國內發動革命行動，急等着由日本運到之軍械接濟，總是發生問題而遲遲不至。在一九〇六年十月，同盟會會員自動于萍，體良等，他們原東京會員部游昂廉商，紛紛回國從軍，心遂不寧，因而即用根本辦法，驅逐 總理出境。此後 總理再想在日本活動，便不可能，所以後來又由美州回到東方籌劃廣州一月，十九日起義，一過日本時，曾進行登陸，隨為警察探悉，不准留居，遂由橫濱渡檳榔嶼。約（趙）伯先（黃克強）胡漢民等來會，以商捲土重來之計劃。

到一九一一年，再看 總理所定 政府對中國革命所持的政策：

「按當時各國情形……英國則民間多表同情，而政府之對中國政策，則惟日本之馬首是瞻。……日本則與中國最密切，而其民間志士不獨表同情于我，且尚有捨身出力以助革命者；惟其政府之方針，實在不可測。按之往事，彼曾一次深孚出境，一次拒我之登陸，則其對於中國之革命事實可知。但以庚子條約之後，彼一國不能在中國單獨自由行動。要而言之……日本則民間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倘英國右我，則日本不能為患矣。」

在外交上如此，而于軍事上又云：「自廣州一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而尤以武昌為甚。故瑞徵先與某國領事相約，請彼調兵船入武漢，倘有革命黨起事，則開砲轟擊。……熊秉坤首先開槍發難，國蘇濟民等率眾進攻，開砲轟擊督署。瑞徵聞砲，立逃漢口，請某領事如約開砲攻擊。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乃開領事團會議，初意欲得多數表決，即行開砲攻擊以平之。……決定不加干涉，並出宣布中立之布告。瑞徵見某領事失約，無所倚恃，乃逃上海。」

這「某國」究竟是那國呢？且看當中所說「以庚子條約，一國不能自由行動」二語，與前錄那一段對照一下，便可加以推斷吧？所謂「某國」，則當日對華慣於以此瞞其身，己不是近年的事了。

到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討袁時，日政府又伸出了魔手，幫助袁世凱想消滅南方的革命勢力，陳英士先生說：「卒使袁氏伸其腕臂，孫寶琦，李盛鐸東使，胥不出。中山先生所料，我則失

所與矣。」後來 總理對這一段話，特加以按語說：「民黨向主聯日者，以彼彰發孫魯雄，變弱小而爲強大；我當親之師之，以圖中國之富強也。不圖彼國政府目光如豆，深忌中國之強，尤畏民黨得志，而斷其蠶食之謀，故屢助官僚以仰民黨，必期中國永久愚弱，以遂彼野心。彼武人政策，其橫暴可恨，其愚昧可憫也。倘長此不改，則亞東永無寧日，而日本亦終無以倖免矣！東鄰志士，其有感于世運起而正之者乎？」

以 總理高遠的眼光，在二十年前早已看到今日的局勢，彼漢奸汪精衛亦知之乎？而且今之有感于世運起而正之的日本志士，猶不乏其人，如反侵略戰爭運動之見諸行動化，正方興未艾，蔓延日廣，獨立逆精衛反利令智昏，認賊作父，究竟是什麼畜類化身？其喪心病狂乃一至于此，誠可痛恨也！

版 權 所 有

國人省曰——鍾好汪精衛 第五輯

編輯者 正論出版社

印行者 正論出版社

代售處 中國文化
服 務 社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十二

每 冊 實 價 國 幣 五 分

350.91
W113H
IEQ

350.91
W113H